

坚守自我比什么都重要

□ 韩青

我很认同伍尔夫的一个观点:坚守自我比什么都重要。假设,一个人什么都有了,名、利、权,啥也不缺了,可是就没了自己,这样的人,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。《圣经》有云:一个人要是失去了自我,即使拥有了全世界,又有什么意义呢?诚如斯言。没有什么比坚守自我更重要了。

可是,尘世中有太多的人却不能做到这一点。他们或者随波逐流,或者阿谀奉承,或者步人后尘,或者损人利己,或者无恶不作,等等。就是说,在他们的世界里,真、善、美的东西逐渐减少甚至销声匿迹了,所谓自我,在他们眼里几乎一文不值,他们看重的,是物质,是享受,是对欲望的满足。这样的人,在他们的心中,几乎没什么定力可言,即使一棵花,一棵草,都会把他们的心给带走。他们不讲原则,底线随时都可以丢。

而要坚守住自我,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定力。《景德传灯录》中记载了道树禅师的

一件事。当年,他在寿州三峰山上修建了一座茅草庵住了下来,可是,没想到山上经常有野人出没,野人衣着破烂,言语诡异,甚是吓人。他的弟子们见了,对此深感疑惑,这样过了很多年,这些野人居然都不见了,弟子们都感到好奇,禅师解释说:“野人用各种伎俩来迷惑人,只要老僧我对其不见不闻,他们就奈何不了我。他们的伎俩总有用完的一天。我的‘不见不闻’只要坚持下去,那就是无穷无尽的啊!”那些没有守住自我的人,要是有此定力,就没有坚守不住自我的。

而一个人要有如此定力,就必须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,知晓自己适合做什么。著名作家王鼎钧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诗“很有特色”,用的“都是诗家的语言”。我的一些文友看见后,就对我说,你赶紧写诗吧,你看看大文豪对你的诗歌都做出了这样高的评价,说明你的诗歌写得好。而我却没有写诗歌。因为,这

些年,我最喜欢写散文、随笔,诗歌几乎不再写了。这一点我很清楚。正如作家汪曾祺所言: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,或者如姜白石所说‘世间小儿女’。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,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。这结果就淡。但是‘你不能改变我’,我就是这样,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。”如果汪先生没有这个认识,去写了别的文体的内容,那么他就没有现在的成就和名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有多深,他的定力就有多深,成绩就有多好。

显然,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重要,而把力定在什么内容上更重要。选项有两个:一个是真、善、美的内容,一个是假、恶、丑的内容。当然,我们必须选择前者。台湾诗人纪弦就曾把自己的人格形象定在“一棵树”上,他在诗中写道:“我也许开一些特别香的、白白的、小小的花,结几个红红的

果子,那是吃了可以延年益寿的。但是我不繁殖的,不繁殖的,我是一种例外。我也许徐徐地长高,比现在高些,和一般树差不多,不是一棵侏儒般矮小的树,也不是一棵参天的古木。我将永远不被移植到伊甸园里去,因为我是一棵上帝所不喜欢的树。”显然,他把力定在这上面:为自己活着,不受制于他人和世俗,无视命运的捉弄,不求上帝的照顾,只愿活得我行我素、平凡简单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保证一个正确的、自在的甚至洒脱的自我。

可是,在坚守自我的道路上,并不是一帆风顺的,其中往往会遇到很多的不尽人意。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,都不要丢了自我,就像一条溪流一样,如果断流,那么遥远的大海只能成为虚幻。

是的,只要自我在,远方就在,诗意就在,种种美好就在。这就像草木,只要它们的根在,蓬勃就在,生机就在,春天就在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

点 滴

道理最大

□ 且庵

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事:“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:‘天下何物最大?’普熟思未答间,再问如前,普对曰:‘道理最大。’上屡称善。”

这里的太祖皇帝是赵匡胤,赵普就是那个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的赵普,当时的宰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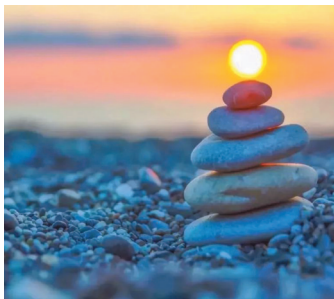
一问一答间,君臣二人都蛮叫人佩服的。

当着皇帝的面,被皇帝一再追问,赵普就是不肯说皇帝最大,倒有几两骨头。听了赵普的回答,赵匡胤没有不快活,反而连连叫好,说明他肚量也不小。

君临天下为皇帝,知道天下是道理最大,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帝没有道理大,这样的皇帝其实也是蛮大的。相反,以为天下唯朕最大,朕比道理大,或者朕就是道理,这样的皇帝就很小了,天下会看他很小,历史也会看他很小。

我忽然想起老舍《茶馆》里常四爷的一句话:“咱们老百姓盼啊,盼啊,就盼着谁都讲理!”谁都能和我们老百姓讲理,一个社会上上下下都讲理,多好呢。天下人心,其实也只服一个理,不服其他。

——摘自《党建文汇》



生命的第一功课

□ 游宇明

看过这样一幅漫画,内容是年轻的母亲等在家门前,四五岁的儿子甩开她的手,箭一般地飞向月夜归来的父亲,图下有言:“人生有两个方向很重要,一个是出门,一个是回家。”

这幅漫画有两个令人遐想的概念:出门、回家。人生需要“回家”。家是生命的驿站,心灵的港湾,是让我们休息、养伤、加油的地方,充满着无比的温馨,但在“回家”之前,先要出好“门”。你是小孩儿,长到五六岁,该上学了,是“出门”;你读完了高中、大学、研究生,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,走向社会寻一个职业,是“出门”;你事业稳定了,希望拥有一份缠绵的爱情,是“出门”;除了亲人、朋友,我们从小到大,都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,这同样是“出门”……如果我们将回家看作是生命的抵达的话,出门则是带着梦想的出发。

当然,一个人也不能为出门而出门。你是学生,一方面要锤炼好品质,另一方面还要装点知识到肚子里;你是职场中人,应该做肯干事、能干事的人,让每一个接触你的人心生敬重;你正在恋爱,理当呵护、体贴自己所爱的人,珍惜彼此的感情;你是社会的一分子,要学会善待自己碰到的每一个人,使别人知道你对他们怀有善意……方向对了,你的“出门”才会快乐,也才可以让在家里等着你的人放心。

最近读《曾国藩日记》,我发现一个事实:进北京之初,曾国藩天天满足于跟人聊天、吃饭,晚上睡得迟,白天起不来,待

人也硬里硬气,少有柔软。后来,他的朋友倬仁叮嘱他必须学会“研几”(讲究细节),另一个朋友陈岱云则提醒他要戒慢。曾国藩决定痛改前非,比如减少应酬,尽量做到早睡早起,比如压制自己的好利之心,比如主动跟与自己“有隙”的郑小珊和解……正因为讲究“出门”的方向,曾国藩后来才在开展洋务运动、平定太平天国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,成为晚清名臣,将一个“家”回得漂漂亮亮。

在方向的选择上,人生出门比一般的旅行出门复杂得多。旅行出门,向左还是向右,向上还是向下,只需要简单的经验,自己不清楚还可以问别人,如今更是简单,开启一下“百度地图”,点击步行导航,一切OK;但人生“出行”择定方向,除了需要判断力,还需要正确的价值观、严格的自我要求。不是吗?大家都觉得荒废时间不应该,但我们认识、不认识的人里总有不将时间当回事的;每个人都知道偷盗、吸毒被人瞧不起,然而,生活中老有人要去干这些为人不耻的事。判断力只会使一个人明了某件事的真相,正确的价值观、严格的自我要求才会让我们朝着正面的方向去努力。换句话说,旅游出门,我们选择方向是本能意义上的;人生出门,选择方向,则带着操守和智慧的血液了。

出好“门”是生命的第一功课,做好了这件事,我们的“回家”才是有意义的,我们的人生才有留下印迹的可能。

——摘自《湖南日报》

人 生

鞋子就此诞生

□ 薛业忠

人类原来是光着脚走路的,这是谁都知道的,但有一个人让人穿上了鞋子。

某个国王自认为自己的国家很强大,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一天,国王去乡下玩耍,本来心情很不错的,但是乡下的路实在太难走了,还有一些荆棘把国王的脚扎破了。国王非常生气,叫来宰相,说:“我们这么强大的国家,难道就不能把所有的路都铺上东西吗?比如有的路可以铺上牛皮,有的路可以铺上锦缎,有些路哪怕铺上一些粗布也好走一些呀!你这个宰相呀,要多替我办一些实事,不要只是在我的面前做一些面子上的事情。”

宰相听了国王的话,哪敢怠慢,赶紧运筹国王交代的事情。可是一算账,不得了了。要是把全国所有的路铺上牛皮或锦缎,那要多少牛皮和锦缎呀?即使全部铺上粗布,花费的金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呀!宰相很忧愁,只能待在家里唉声叹气,茶饭不思。

宰相的一个家仆,看到宰相的愁眉苦脸相,就和宰相说:“大人呀,这问题很好解决,您何必忧愁呢?明天您上朝把我带上,让我给您解决这个难题吧!”宰相也是有病乱投医,第二天真的把家仆带到朝堂上。面对这个棘手问题,家仆大声地说:“大王呀,何必要把每一条路都铺上牛皮或锦缎或粗布呢?杀那么多牛不划算,用那么多锦缎也可惜,农民穿个粗布衣服也不容易。我有一个好主意,只要用一小块牛皮就可以了,让裁缝按照大王的脚的样子,给贵脚做个套子包住不就行了吗?这样您走在路上就不会伤到脚了。”

国王听了宰相家仆的话,觉得这个主意好。立即找来裁缝,给自己制作了两只脚套子。穿上脚套子的国王,感到特别惬意。于是一传十、十传百,人们纷纷仿效国王,都在自己的脚上套上脚套子。这样,什么布鞋、皮鞋、棉鞋等各种样式的鞋子就逐渐地诞生了。

其实,改变这个世界就这么简单。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想法,就使某种新生事物诞生了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 ■